

先辈的

战场

特刊

特别策划：

中共一大
大会址纪念馆
新民晚报社

新民晚报

2015年8月15日
星期六

作者介绍

陈知建

陈赓大將之子。湖南湘乡市人，1945年生于延安。幼时随军直至北京上学。中学毕业考入军事工程学院。以后在技术部队工作。1984年进入野战部队，历任师副参谋长、团长、副师长、集团军副参谋长、总参谋局局长、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军衔。2003年退休后在北京定居。



1903年-1961年，湖南省湘乡县。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6年赴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后赴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

生平简介

红军团长、师长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旅长，太岳纵队司令员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纵队司令员，兵

团司令员兼政委等职。

建国后，历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

身经百战惊世界 歼灭日本侵略军

——回忆父亲陈赓的抗战岁月

□ 陈知建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率领八路军三八六旅坚持敌后作战，以灵活的游击战连挫日寇。日军恼羞成怒，竟在装甲车上写着“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上校到晋东南考察时，称赞“三八六旅”是中国最好的旅。

我对父亲的经历，多数是从史料、专家，还有父亲的老战友们那里了解的。父亲率领的三八六旅能够屡屡重创日军，一是因为八路军和人民血肉相连，二是卓越的战略战术。

神头岭伏击战 歼灭日军上千人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父亲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1938年二三月间，父亲率部先后在晋东南和太岳地区组织抗战，多战多捷，沉重打击了日军在河北、山西的嚣张气焰。

神头岭之战是以弱胜强的伏击战典型战例。邯长公路是日军重要运输线，给予打击破坏成为我军作战目标。日军在沿线城镇都派有重兵把守，只有公路中段跨越太行山脉，刘伯承命令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伴攻黎城县城，引诱潞城县敌军来援，三八六旅中途设伏，给以歼灭性打击。

经过实地查看，公路在神头岭山梁上，路两边光秃秃的，没有林木、岩石等隐蔽物，只有一些破旧工事，并不适合打伏击。当时父亲在那些废弃的工事边走来走去，细细打量，认真地记录着什么。“我看，这一仗还是在神头岭打好。”父亲说：“不要一说伏击就想到深沟陡崖，天底下哪有那么多深沟陡崖？”“神头岭确实不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我们这样认为，敌人肯定也会这样认为。地形不险要，敌人就会麻痹，这正是我们出其不意伏击敌人的好地方。”

3月15日夜晚，部队进入伏击阵地。驻潞城日军第十六师团下元兵团柏谷部队的精锐和第一〇八师团尾部队派出步兵、骑兵1500余人及骡马1000余匹和部分车辆，前往增援黎城连带运送给养。

日军队伍两头是步兵、骑兵，中间是大车队，拉得几里长。待日军后卫部队也钻进了伏击圈，父亲一声令下，霎时间，平静的山梁变成了一座火海。日本兵全被打蒙了，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多八路军，许多人还没弄清方向就被打死打伤。

枪声停息，公路上全是日军尸体。父亲拿起缴获的照相机说：“我们可以拍些照片，给报纸、杂志发表，让全中国、全世界知道，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下场！”

整个神头岭伏击战（含第七六九团对黎城的袭击战），共毙伤敌人1500多名，俘获10余名，俘获骡马300余匹等大批军用物品。

长乐村急袭战 粉碎九路围攻

我军在神头岭的胜利，使日寇震惊。为了消灭八路军在晋东南的部队，日军决定实行大规模围攻，调集三万五千多人，兵分九路向我扫荡，想置八路军于死地。

父亲接到刘伯承命令：第六八九团和第七七二团为左纵队，沿浊漳河北岸追击敌人。第七七一团为右纵队，沿南岸与左纵队平行追击，第七六九团为后续部队，沿武乡至襄垣大道跟着敌人前进，抓住敌人两面夹击，将日军歼灭在浊漳河河谷，其中三八六旅担任主力。

4月15日，父亲率部队火速出发，沿着浊漳



■ 1940年9月，386旅突破榆社城垣，陈赓、周希汉在突破口

河向敌人展开猛烈的追击，经过9个小时猛追，到16日清晨7点，就发现左前方巩家窑有敌人侧翼警戒部队400-500人。侦察员前来报告，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过了长乐村，但队伍拖得很长，辎重部队还在白草地，而后卫部队却在马家庄，正是个歼敌的好机会。可和第七七二团同为左纵队的第六八九团还未赶到，八路军的战斗力就少了一半，但如果等第六八九团赶到再出击，有利的战机就可能错过，父亲此时果断命令部队出击。随着冲锋号声，八路军发起了全线冲锋，喊杀声连成一片，几天前还把八路军称为“袋中鼠”的日军，现在完全变成了“瓮中鳖”。

长乐村一仗，共毙伤俘日军2200余人，八路军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在八路军各部及友军的打击下，长治周围各县城相继收复，日军师团司令部放弃长治，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被八路军彻底粉碎。从此，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敌进我进反“扫荡”

1941年，敌后的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阶段，日本侵略军对太岳区进行多次大规模的“扫荡”。

父亲根据各方情报，掌握敌人调动与屯粮等情况，判断日军可能进行“扫荡”，于是制定了反“扫荡”作战方案。父亲说：对于敌人的进攻，再不能用“敌进我退”的老方针了，按上级指示，应改变为敌进我进，敌人我根据地，我进入敌占区，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打破敌人的“扫荡”。

韩略镇设有日军据点，西距临汾城35里，位于敌人主要运输线——临汾西至太岳区内的屯留县的公路上，韩略镇西南地形险要，公路两侧多为两三丈高的陡壁，便于打埋伏。

父亲事先得到情报，说日军“军官战地观战团”要来太岳区参观日军“扫荡”，估计他们必走临（汾）屯（留）公路进来，因此指示太岳军区第二分区司令王近山，相机歼灭这股敌人。清晨8点

多钟，日军的13辆汽车满载着人进入伏击圈。所有部队一齐开火，经3小时激战，只有3个敌人侥幸漏网，其余180多人全被击毙。后来查明，这股敌人就是冈村宁次组织的“军官战地观战团”。

冈村宁次的“铁滚扫荡”无法再按原计划进行，加上太岳军区其他部队的几百次作战，攻克敌据点14处，毙伤日、伪军3500余人，日军被迫于11月20日分路撤退。“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同旧战法一样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冈村宁次还为此受了一个处分。

作战失败，冈村宁次坚持认为是内部出了奸细，但也承认“共军的确长于谍报，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但对第十六师团失利的原因，他永远不会知道。父亲曾经说过：“只有在群众纪律上不吃败仗的军队，才能在凶恶的敌人面前取得彻底胜利。”对于实行“三光政策”的冈村宁次，怎么能理解共产党军队这一克敌制胜的真谛呢？

策反长治日军司令部大佐

抗日战争中，在敌后指挥作战是非常困难的，父亲却能根据敌人的变化，使自己从被动变为主动而取得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抓了情报工作。

1941年，父亲决定加强情报工作，向白晋铁路和同蒲铁路再撒出一张情报网。高庆奎按照父亲的指示潜入长治市，有关日军在长治驻防和指挥官变动等情况，父亲都了如指掌。按照父亲的要求，长治日军洪部（司令部）掌握军事机密的大佐纪群被争取过来，给八路军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

同蒲铁路线上也建立了秘密情报站。1940年6月，父亲派共产党员陈涛，随山西省军阀的投降日军的部队，进入晋南的中心城市临汾做情报工作，逐渐取得日军的信任，竟被委任名为“大汉义军”的伪军少将司令。陈涛和情报站中的情报人员，在临汾市地下工作了5年，在父亲直接指挥下，做出了很大成绩。（于明山 鲁明 整理）